

合浦多珠的传说

很久很久以前，一天清晨，美丽富饶的北部湾，霞光万道，碧波粼粼，有一位年青的小伙子，摇着一艘用七根大竹扎成的小渔筏，正在合浦海面打鱼，一边哼着悲惨的歌谣：

南海茫茫鱼沉渊，
破筏烂网浪里颠。
打得朝来又无晚，
渔家生涯苦无边。

筏上的小伙子，年方二十岁左右，中等偏高的身材，红铜色的肌肤，宽宽的前额，正方的脸膛，两条剑眉下闪动着一对清澈如海水的眼睛；头上打着发髻，身穿白布衫，卷起兰色的裤筒，腰间扎一条棕黄的汗巾，显得英俊勤劳。

小伙子那双矫健粗壮而有力的手，勤快地抛网捕鱼，但捞起来的却是些细鱼小虾，他感到收获致微，于是又咬紧嘴唇，两跟猎光直视，使劲地向远方摇去……

忽然间，海面上狂风突起，乌云翻滚，电闪雷鸣，浪花飞溅。随着滔滔的卷浪，一只鳖头、人身、乌龟四肢的鬼蜮，《从海里钻出来，探头东张西望。

鬼蜮凶神恶煞，双目寒光，当它发现海上捕鱼的小伙子时，便饿虎擒羊似的扑过去，射出了猛烈的水龙。刹那，因小伙子毫无戒备，而被翻倒入海。鬼蜮跟着张开血口，露出板牙，伸长脖子，想一口把小伙子吞掉。

小伙子掉进海后，毫无畏怯，拿起橹桨，勇敢迎敌，奋力与海怪进行搏斗……

在风浪滔滔的大海里，小伙子与海怪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。海怪不时地发出怒吼的呼喊，搞得浪翻水涌，但小伙子不惊不怕，沉着应战。

激战了一会，机智勇猛的小伙子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向海怪杀了一棒，击伤了海怪的左臂。

负伤的海怪正欲逃跑的时候，突然，另一处，浪花飞涌，从水里又钻出一头

海怪，气势汹汹前来助战，此刻，两海怪暴发兽性，吼声震天，一同向小伙子猛扑过来。

正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忽然闪耀一度亮光。一位头带金钗，身穿素色镶边衣裙的少女，手捧一颗夜明珠，红光闪闪，金焰熠熠，前来驱赶海怪。

耀目灼灼的珠光，刺得两头海怪眼花缭乱，急速拼命潜入海底，狼狈逃窜。

那位少女赶跑了两头海怪之后，把小伙子救回水晶宫里。

水晶宫珠光碧玉，非常华丽。房屋中央挂着一颗荔枝般大的夜明珠，照得墙壁四周镶嵌着的珠宝、玉石、花贝，反射出五彩缤纷的光辉，显得十分神奇瑰丽。

房间左角有一张光亮洁净透明的水晶床，床上躺着小伙子。他恬静地闭着眼睛，昏昏沉沉的喘息……

姑娘坐在床前，年约十八岁，长得非常之标致。她那脸蛋象成熟了的水蜜桃一样，清秀的黑眼珠，深情地期待着小伙子。她手中端着一碗人间从未见过的珠露，小心细腻地一口一口的喂他。

小伙子微开着嘴唇，慢慢地咽下了珠露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伙子渐渐苏醒过来。当发觉自己身旁坐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时，他突然惊愕地坐起来，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盯着她。

此刻，姑娘垂下了扇子似的长睫毛，眉眼里露出了柔和含情的笑意，她温婉地对这位惊讶的小伙子说：“你受惊了，不要怕，我是珍珠姑娘。”姑娘抬头称赞，“你很勇敢，在大风大浪里敢与海怪搏斗，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，使我十分敬佩，所以我将海怪赶跑，把你救回水晶宫。”

小伙子暗暗感激她：“谢谢姑娘，我叫何水生，今次多得你搭救，不然，我就被海怪吞掉了。”

姑娘殷切劝道：“这点小事，你不要挂在心上，你受伤了，在这里住上几天，养好伤才回家吧！”

水生低头为难地：“谢谢姑娘的好意，我现在好多了。”他伸了一伸双臂，显示已经清醒过来，没有余伤，然后沉闷的小声道：“因家里仅有一位瞎眼的母亲，全靠我打鱼养活，如果不回家，就无人照顾呀！”

姑娘一听，露出了同情的目光，微微点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就不留了。”

姑娘仰望一下上空，焦急地：“噢哟！现在天色快晚了，你一个人打得多少鱼呢，我来帮忙你一同去打好吗？”

水生高兴地跳下床，两眼喜悦的盯着姑娘：“好，你会打鱼吗？”

“我也是水里生，海里长，怎么不会打鱼呢？姑娘不拘束的伸手拉着水生，“快走吧，时候不早了！”

俩人牵着手，如同春燕一洋，飞步走出水晶宫，穿过层层碧波，回到了海面上。

海怪逃跑后，海上恢复了平静，碧波盈盈，白云朵朵。蓝天下，波平如镜，水生和珍珠姑娘驶着一艘竹筏，从海里打捞起一网又一网的鱼虾，姑娘挽起袖子，丰满而结实的双手拿着鱼篓，让水生把网里的鱼虾倒入渔篓里，俩人默默对视含情微笑。水生激情满怀的唱：

渔家姑娘人人夸，
风吹浪打如在家，
捕鱼捉虾够本事，
海底蛟龙都不怕。

珍珠姑娘笑咪咪地轻声悠唱：

亚哥不要把我夸，
大海本是我的家，
今日有缘来相会，
北部湾畔安个家。

夕阳的艳霞，染红了白龙湾。水生的竹筏上满载着儿筐鱼虾。

水生瞭望一下天色，收起鱼网对姑娘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回家啦。今天多亏于你帮我多打鱼虾，还救了我的性命，我应该怎样感恩才好！”

“这点小事，你不要老是惦在心上，水生哥，你的家在哪里？”珍珠姑娘嘴角漾着笑意地问。

“离这里不远，那棵高大的杨梅树下就是白龙村，我家就住在哪里。”水生高兴地指着远方的大树答道。

“那我跟你回家，看望一下你的母亲好不好？”珍珠姑娘脸上泛起红晕，羞怯地地问。

“好，好……”水生喜悦的点头，淳朴的笑着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双手极力地向前摇橹，想一下便飞奔回家。

珍珠姑娘两眼仰望着水生。她清朗、温柔的月光里，浮现出一丝含着满意的微笑。

行驶了一会儿，竹筏靠了岸。

水生领着珍珠姑娘，俩人各挑着一担满满的鱼货，走上茫茫沙滩，越过涓涓小溪，穿过茂林翠竹，匆匆地向白龙村走去。

时值黄昏，海风呼啸。白龙村旁，一位体弱的妇人，衣衫破烂，颤抖的手持着一枝小竹拐棍，年纪不算很大，约五十岁左右，但由于生活的折磨，显得未老先衰。她就是水生的母亲，孤苦伶仃，饥饿交迫，瞎着眼睛，凄楚地坐在破茅屋门前盼着儿子归来……

水生兴冲冲地回到白龙村，但远远一见到瞎眼的母亲，心头立即涌上了酸水。悲酸的心情，洗掉了他脸上的喜悦，连忙急速跑到家门，放下鱼篓，上前扶着母亲，然后转头瞟了珍珠姑娘一眼，笑着道：“娘，今天有一位姑娘帮我打了很多很多的鱼，你能睁开眼睛看一看吧？！”水生双手紧紧抓着母亲双肩，摇晃了一

下，目光粼粼地渴望着。

何母心上油然升起了快乐的火苗，抚弄着激动而颤抖的手：“在哪……在哪？”

“现在她来看你了。”水生道。

何母抚摸着儿子，内心十分高兴。但由于眼睛瞎了，看不见儿子，也看不见这位年轻的姑娘，悲喜交集，心急如焚，一时泪如涌泉。

珍珠姑娘见状，也感到无比怜惜，她上前牵着何母，从自己袖子里拿出一颗金光闪闪的夜明珠，轻轻地在水生母亲眼皮上按摩一下。

何母突然眼冒金花，不一会，眼睛果然自动睁开了，顿时三人喜悦万分。

何母能重见儿子，见到了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，确是心花怒放，笑逐颜开。她紧紧地搂着珍珠姑娘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：“好姑娘，你今天帮我儿子打了这么多鱼虾，还为我治好了眼睛，得到重见光明……”

“娘，她还打走了海怪，救了我的命哪！”水生抱着谢意地插话。

“呵，你真是我家的救命恩人！”何母满脸堆起笑纹，感激地说：“以后……姑娘你就住在我家好嘛？”

“娘，你说到那里去了。”水生一时脸热耳红，不好意思地低头责怪母亲。

但珍珠姑娘默不作声，炽热的感情把她的瓜子脸烧得更加红润，只有羞怯怯地低着头望着脚尖，显示出少女般满意的微笑。

当晚，珍珠姑娘就在水生家住宿。

珍珠姑娘在水生家里住下后，与水生朝夕相处，感情逐渐深厚，俩人结成了夫妻，同生活，共劳动，互敬互爱，过着幸福生活。

每日天朦亮，夫妻俩就出海捕鱼。他们虽然没有大船大网，仅有一张简陋的竹筏，但珍珠姑娘有夜明珠在身，所以在海上遇风风停，遇雨雨止，海浪低头，海怪闪避，鱼虾上网，天天满载而归。

一到夜晚，水生家里挂起夜明珠，光芒四溢，那光焰透过茅屋，穿过窗户，照得白龙村漆黑的夜空，如同白昼一样。

自从与白龙村有了珍珠姑娘的夜明珠，大海里迷失方向的渔船，可以借着光亮的珠光，冲破黑夜层层迷雾，顺利返航。渔民们都热爱和敬仰这位珍珠姑娘，把她比作一位神灵。

不久，事情传开了。一天荫霾蔽日，廉州府一位贪官，带着一批衙役，气势汹汹，来到水生家门，耀武扬威，要抢劫珍珠姑娘和夜明珠。

贪官大声吆喝着：“水生滚出来！”

水生在屋里闻声，冲出门前，怒目相峙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贪官依势欺人，大骂水生：“你这小子，胆大包天，带妖入村，愚弄良民百姓，该当何罪？快些交出妖精，才免你一死！”

水生理直气壮：“我家没有妖精，你们摸错门神了吧！”

“好小子，你敢违抗，来人，给他一点厉害看看！”贪官恼火地指责，蛮不讲理，叫衙役上前绑架水生。

水生不甘示弱，和衙役扭打起来，由于寡不敌众，结果被擒。水生母亲哭喊着上前阻拦，不幸被贪官踢倒在地。

贪官得意忘形地闯进屋内，突然迎面射来一道白光，把贪官照得眼花缭乱。这是珍珠姑娘放射的光芒，她正愤恨地朝贪官走来，想搭救水生和他娘。

贪官揉了揉贼眼，认清这就是珍珠姑娘，这样绝世的美人从未见过，简直是仙女来到人间。他发出了一阵狞笑，吆喝衙役们，重重围困姑娘。

珍珠姑娘见势不妙，单难胜众，迫得霹雳一声，化成一颗晶莹的夜明珠凌空飞起。贪官和喽啰们扑空倒地，碰得头破血流，鼻青脸肿。夜明珠在空中回翔，象是向亲人们倾诉惜别之情，然后慢慢飞向大海，落下茫茫的白龙海中。

贪官抓不到珍珠姑娘，老羞成怒，放火烧了茅房，将水生妈活活烧死，然后

把水生押回廉州城，关进监狱。

从此以后，几千年来，每逢明月之夜，珍珠姑娘总是坐在海中的珊瑚礁上，想念着年青勇敢的水生。她小声饮泣，伤心的泪珠一滴一滴地涌出眼眶，顺着脸颊“扑嗒、扑嗒”地流下，变成了一颗一颗亮晶晶的珍珠泪，滚落大海深处。

珍珠姑娘的一片深情，感动了北部湾里千千万万的珠贝。每当珍珠姑娘滴下晶莹的珍珠泪，珠贝就张开嘴巴吞下，用坚硬的贝壳保护着这种真挚纯洁爱情的泪珠……

珍珠姑娘晶莹纯洁的泪珠，孕育了无数的珍珠贝。经过年积月累，使合浦海面珠贝越积越多，逐渐形成了杨梅、青婴、平江、断望、乌泥、硃砂、白龙等七个著名的天然珠池，出产驰名世界的“南珠”，特别晶莹绚丽。

搜集整理者：陈培栋。

选自《广西民间文学》（丛刊）1982年第七期。